

一生游於藝

畫壇奇才趙二呆

● 尹雪曼

他鄉流落一語成讖

你相信嗎？岳老太爺是陸軍上將顧祝同，父親是保定軍官六期，一直做顧將軍參謀長的陸軍中將趙啓騷（次驩）的著名畫家趙二呆（同和），年輕時看相，面相清秀，五官端正腦門很高，相書上竟說他的晚年是「他鄉流落一老人」。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十四日，他在澎湖馬公鎮中華路的「二呆藝術館」內，寂寞的過世。四個女兒（兩個不幸早死）、兩個兒子、十個孫兒女，竟沒有幾人在場；命運竟是如斯奇怪與不可思議嗎？

希臘哲學家老早就說：「個性就是命運。」趙二呆的一生，可說是這句至理名言最好的註釋。個性上，他孤高、獨行、內向、認真。以他的家世與學歷，他可以做官，做一輩子的官，結果，只做了十幾年。不是人家不叫他做，而是他自己不要做，自己攢紗帽。他不喜歡官場，這一點很像賈寶玉。但

賈寶玉喜愛紅粉佳人。他則喜歡紅粉顏料。賈寶玉整日與女孩子廝混，他則整天畫畫、寫字、捏陶。難怪作家陳曉林說他的痴迷藝事，是今日畫壇的一個異數。

我跟趙二呆是國立西北大學法商學院政治系的同班同學。民國二十六年，抗戰發生的那一年，我們入學，民國三十年六月畢業

畢業後，他很幸運地到福建省做縣長，一共做了三任。第一任，是個三等縣的小縣——三元縣。第二任，則是比較大一點的二等縣——將樂縣。第三任，就是一等縣的大縣——林森縣了。民國三十九年，他來到台灣，又一直在台灣省政府服務，直到五十四歲退休

。為什麼那麼早退休？二呆曾經向我說過：他，民國五年生。大學畢業，二十五歲。民國三十二年去做三元縣縣長，才二十七歲。二十七歲太年輕了，怕地方士紳心中嘀咕：「怎麼派個小孩子來做我們的『父母官』」

？」於是，就加上十年，冒稱三十六歲。可是，這麼一來，到了台灣，領身分証時，起初不覺得，後來才知道這「十年」一加，可不很快就要退休！這是他五十四歲就退休的主要原因。只是，很少人知道底細。

政治科班精於畫事

有人質疑說：二呆是位文人、畫家，精通繪畫、雕塑、捏陶、篆刻、書法、攝影、詩、文等十一種玩意兒，這樣的人怎麼唸「政治」？

其實，他唸「政治」，並沒有白唸。唸了政治就去做縣長，當地方官。後來，又一直在台灣省政府服務，並沒有吃虧！只是，他為什麼不唸文學、不修藝術系呢？

很抱歉，我沒問過他。但是，他跟我的情形差不多。民國七十八年夏天，「中副」關「作家寫作家」專欄；副總編輯梅新約我寫一篇。我考慮再三，深怕寫張三，得罪李四。想來想去，想到趙二呆，因為他跟我

四年大學同班同學，很少人能比。這就是我那篇「怪人趙二呆」的來由。

在這篇文章中，我曾說明我為什麼唸政治系？其中，一半也答覆，說明了趙二呆唸政治系的原因。原來，民國二十六年，我從安陽高中畢業，立刻去北平考大學。可是到後不久，「七七事變」發生，北平各大學隨即取消了北平考區。於是，我從北平趕到武漢，在武昌考北平大學。第一，我要說明，為什麼要考北平大學呢？原來平大有我一位初中同班同學，名叫祁東海，也很迷文學。初中畢業，他考上開封高中，開高畢業，他考上平大法商學院經濟系。而我，則因家境關係，初中畢業，只能考「師範」（公費），結果，落榜。第二年，才考上安陽高中；所以，比祁東海晚一年。可是，他要我一定考平大，和他再度同學（不過，我們並非同性戀。那個時候，還沒有這個名詞）。

可是，平大雖有許多學院，卻只有一個「女子文理學院」，不收男生。男生像我，是不得其門而入的。此外，農學院、醫學院、工學院，我全不喜歡。退而求其次，只有法商學院；何況，又可與祁東海在一起。

然而，法商學院只有四個學系。它們是：政治系、經濟系、法律系、商學系。考慮結果，四個學系，我能唸的，似乎只有「政治」，所以，我就投考政治系。謝天謝地，而且謝謝祖上有德，那一年，我只考了這麼一個大學、一個系，居然僥倖被錄取；也達

到了與祁東海再度同學的目的。（事實上，我倆不祇不是同性戀，而且代表兩個不同的政黨。祁是共產黨，我是國民黨。因此，在陝南校園裡，我倆已很少來往。而他爲了避禍，民國二十九年夏天的一個夜晚，離校出走，沿著漢江，直奔老河口，投入張自忠的部隊。大陸易幟後，他被分發在人民大學服務；什麼職務，我不清楚。後來，未及見面，聽說他已過世，十分可惜。）

民國二十六年，趙二呆在那兒考的大學，我不知道；只知道，他原是東北大學學生，平大、師大、北洋三校奉令在西安合組「國立西安臨時大學」後，因戰事關係，交通阻隔，三校在各地招考錄取的學生，報到人數不足；不得已，奉准在西安補招。當時，東北大學尚在西安原址（其後改爲軍委會戰幹團第四團團址），後遷四川三台。東大學校當局獲知西安臨大要補招，爲恐學生見異思遷，投考臨大，乃特別貼出佈告，規定臨大招考的那一天，不准請假、不許曠課；否則，一律以開除學籍論處。

但是，還是有很多東大學生，冒被開除學籍的危險，報考臨大。其中，就有趙二呆（同和）與他的哥哥趙同庚。另外，還有江蘇籍的鄧佐民，一位浙江籍的葛光華。這四人入學後，都成了我的同班同學。我們那班，名叫「政治經濟系一年級」（按規定，到三年級才分班）。

二十六年秋天，我們開始在西安上課。校本部設在西門裡的貢院；法商學院的教室，則設在北大街的通濟坊。相距很遠，但因年輕，不懼來回跑路。只是，第二年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，便奉令遷往陝南漢中。陝南有「小江南」之稱，山明水秀，盛產稻米；也有南方的水果橘柑之類。民國初年，是軍閥割據、獨霸一方的地方；這時，當然是一個讀書的好所在。因此，校本部和文理學院便設在城固縣城裡的貢院，工學院設在古路壩（原是早年西洋人傳教的地方），農學院設在洋縣，醫學院設在漢中；我們法商學院，便設在城固小西門外北邊的商業職業學校內。

回想起來，事隔將近六十年，一個花甲子，我記得還很清楚。我們先搭隴海路的火車，從西安到寶雞；然後，再步行過渭水河（三千年前，姜子牙用直鉤釣魚的地方），翻越秦嶺；在棧道中跋涉十三天，才到漢中。走路的，自然全是男生；女生與教職員及眷屬則坐大貨車（沒有客車）。貨車廂裝滿行李、雜物，人就坐在行李與雜物堆上。後來，一輛這樣的車子被搶，學校爲了安全，便請了「保鏢」護衛。記得那些「保鏢」，全是小夥子，赤裸著上身，腰間繫一條「戰帶」；「戰帶」上別一把栓著紅纓子的「駁壳槍」，威風凜凜，好不神氣！他們三兩人一組，走在我們隊伍的最前面；領路，也是「示威」，我們則在後面跟著走。傍晚，到

了一個山村野店無人處的驛站，大夥休息，廚師們便埋鍋造飯；用面盆裝菜，個個吃得唏哩呼嚕，十分過癮。（對了，我們的行李、衣物與一路食用的糧食與菜蔬，則由小毛驢馱負。）十三天走完，啥事也沒有發生；只是趙二呆兄弟不在內。

我沒問過趙二呆是怎麼到陝南的？其實不用問也知道，當然是坐汽車。當時，他的岳父顧祝同將軍，是軍委會委員長西安行營主任，老太爺趙啓駿將軍，是西安行營參謀長。他兄弟怎麼可能走路去漢中、去城固？

在陝南，讀了三年半的書，我沒見過趙二呆畫畫。比較起來，他還肯與我說句話，別的同學，他一律視同陌路。可是，他也從未向我表示過他在藝術方面的興趣。當時，他已結婚，家設在學校後面不太遠的一個農莊裡，只是，我沒去過；但見他每天捧一本書或幾本書，踽踽獨行，來往於學校與家庭間。

我在學校裡是個活躍分子，辦壁報、組織歌詠隊，成立話劇團，也打架；但沒拉過趙二呆。我們似乎因他的家世關係，不願高攀。

唯一例外，是兩位由東北大學與二呆一同投考臨大獲取的鄧佐民、葛光華二人。鄧、葛二人自入學後，一直就是趙氏弟兄的跟班、隨從；上課、下課，形影不離。民國二十八年夏天，二呆的哥哥趙同庚，因車禍過

世後，這個最早的「四人幫」，就變成了「三人行」。他們跟二呆畢業後，先到江西省上饒，投奔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顧祝同將軍，再到福建省去工作。大陸易幟後，葛去了美國，並死在那兒；鄧則隨二呆來台，直追隨到二人自省農工企業公司退休，鄧才赴美定居。

參透人生悲歡離合

二呆的婚姻很美滿，夫妻感情彌篤。他太太顧振瓚女士，是顧祝同將軍原配所生的女兒；因顧、趙二家世交，他倆也是青梅竹馬的朋友；婚後，更是形影不離。顧女士為二呆生了四女二男，六個小孫，也可說是辛勞備至。二呆非常愛他的孩子，對女兒尤為鍾愛。民國五十二年，大女兒、二女兒意外

喪生，使他受打擊很大。又二十二年後，民國七十四年，顧女士在美過世，他幾乎痛不欲生。適因此時，我駐美代表錢復邀他赴美巡迴展出，逼得他不得不暫抑悲痛，閉門作畫；五十天內，用了四百張宣紙，畫成、寫成書法三十七幅，水墨一百二十三幅（平常一年用一百張宣紙），自認係受顧女士冥冥之中的鼓勵，因此，對顧女士的愛與追思，更加狂熱。

二呆曾說，顧女士從不過問他的工作與活動，這也是她對他的信任。民國五十三年，我從高市來台北工作，那時他正做省農工企業公司總經理，因應酬關係，認識了一位

某舞廳的林小姐，二人很談得來。有一天，二呆把她介紹與我認識，我也覺得林小姐很好；可是，我怕顧女士曉得後有麻煩，便向二呆提出。二呆笑笑說：「我帶她回家見過太太了。」

「太太怎麼表示？」我趕緊問。

「她要林小姐不要每天跑來跑去；太累、太麻煩，索性搬家裡去吧。」

這樣，我才放了心，而且，從此我也體會出顧女士的了不起，不僅有「關雎之德」，而且，深愛二呆。無怪二呆藝術館中，擺滿了顧女士的遺物與照片。

當然，顧女士對二呆的幫助和影響都太大。二呆的一切，一半靠他的岳父顧將軍，另一半靠他的父母（如加上他自己，則各佔三分之一）。

顧女士的過世，使二呆更悟透人生，所以，他一再說：「來是偶然，去是必然。」又在馬公中華路「二呆藝術館」的屋頂花園中，栽種了很多株枯樹。乍然一看，我心中十分訝異。納悶中，我問內人方荷什麼意思？方荷玲瓏剔透，比我聰明。她說：「這是他看透了人生呀！」

「那不太蒼涼了嗎？」我說。

「人生最後都是蒼涼的。」方荷說。

我表示同意。

來是偶然去是必然

二呆愛沉思，有很多精闢的、深含哲理

的警句。如：「來是偶然，去是必然。」「偶到人間一遊。」「天堂自己造。」「得失在命，苦樂在性。」這些警句有的寫成條幅，有的刻成印章，再再地顯示出他過人的智慧。

只是他自命為「三恨堂主」與「九無先生」，我除了不完全是意外，也願指出這「三恨」與「九無」都是他的個性。也因為有這「三恨」與「九無」的個性，因而才招致相書上說他是「他鄉流落一老人」的結局。因為以他的家世背景，學歷、經歷與際遇，他都不可能在晚年變成「他鄉流落一老人」，而結果竟然完全吻合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難道說真的是冥冥之中，自有定數；「全盤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」嗎？非也。二呆的晚年，所以變成「他鄉流落一老人」，完全是他的個性使然。

現在，先說他的「三恨」與「九無」。「三恨」是：恨薄情，恨虛偽，恨專橫。這「三恨」，大致說來，我可以同意；尤其在對妻子的深情方面，任何人都無話可說。至於他對追隨他多年的兩位同學：葛、鄧二君的厚道，也是有目共睹，事實俱在，足證他絕不薄情。而說到恨虛偽方面，我也深信是事實。益率性而為，是他為人的大特色。他從不敷衍人，拍馬、吹牛、拉關係，與他更是絕緣；這也是因為他不需要。早年，西北大學同學在台北市的，約有近百人；因此，每年都有聚會、活動，但趙二呆從不參加

，也拒絕資助。因此，大家提起他莫不搖頭；他則我行我素，一概不理。他在馬公中華路的「二呆藝術館」落成，三五年中，同學中除我會跑去參觀、拜訪之外，恐怕沒有第二人。這，當然也是成為「他鄉流落一老人」的原因之一。

「三恨」外，就是「九無」。這「九無」是：一無所爭，二無所知，三無所有，四無所懼，五無所能，六無所求，七無所成，八無所為，九無所識。但，果真如此嗎？我想不少朋友都要表示懷疑。譬如：「一無所有」、「一無所成」，都非事實。他畫了數百幅的水墨畫，寫了數百幅的字與文章、新詩；還刻了七百多顆印章，燒出上百件的陶藝，展出上百次；怎麼能說「一無所成」？至於「一無所有」，更離事實遠甚。單是馬公中華路的「二呆藝術館」，建築費就用了千多萬元新台幣，又怎能說二呆「一無所有」！

因此，「九無」的雅號，如果是一分期許與自勉的謙詞，則無可厚非；因為新台幣一千多萬元，在今天似乎也說不上「有」。但如果是標榜，就頗值得研究。我想起碼「九無」中的好幾「無」，都與「三恨」中的「恨虛偽」有背！而所有的這「九無」，更是形成二呆性格上的孤高、蒼涼與獨行，造成他晚年無以避的「他鄉流落的主因」。

孤高淡泊風格獨具

我會把他的人品與藝品，分作八點來分析與討論。人品上的四個特徵是：孤高、內向、認真、獨行。藝品上的四個特徵是：飄逸、淡遠、蒼涼、脫俗。現在分別說明如下：

孤高——孤獨、高傲。不喜與人交往，所以喜歡寂寞、獨處；但也非絕對。至少我知道他愛「紅粉知己」，樂於與「紅粉知己」共處，需要靈性刺激。說起來，他仍是個人，是個「凡人」；與一般畫家、文士無異。

獨行——獨來獨往，不結黨成派；甚至不收「學生」（鄭羽書是一個，為我所推介。據說馬公還有一個，我則沒見過）。很少參加社團或什麼活動，同學會也不理；致招致不少批評與物議。

內向——不愛說話（話少），愛沉思；自幼有此性向，故被家人呼為「呆子」，亦「二呆」之來由。故能悟出許多哲理、名言。如：「世人多聰明，為何我不呆！」

認真——由於個性認真，所以他表現得很倔強。不馬虎、不敷衍；是非分明，反虛偽，絕不模稜兩可。六〇年代我到美國唸書，初去很苦，唸不下去，他就寫信勸我回來。我因為亦有他的那點倔強，所以沒有接受他的建議，苦撐到底。

人品如此；藝品，我本是門外漢。下面所說的四點，只是我對他的畫作的印象與感受。

飄逸——飄逸也是空靈，不予人以沉重的感覺。這本是國畫的精神與傳統，難得二呆把它發揚光大了。

淡遠——飄逸的升華，就是淡遠。淡遠也是國畫的境界，為西洋畫所少見、罕有。它同樣地啓人以空靈的哲思。

蒼涼——二呆的畫，最大、最突出的特色，就是蒼涼。然而，他的蒼涼不是死寂，是生命的潛在躍動。最足以表現這種境界的，即莊子所說的：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。」

脫俗——無論中西繪畫，脫俗很重要；這也是常識，一般人都能分辨。然而，脫俗不脫俗，只能感受，無法具體說出「準繩」，亦即「無以言傳」。二呆的畫，無一幅不脫俗，這當然與他的素養有關。

氣韻生動激情澎湃

二呆是一個愛自由的人，不喜歡約束，不喜歡戴帽子（包括烏紗帽）。因此，他給他的「藝術館」命名為「逍遙居」，推崇孔老夫子所說的半句話：「游於藝」。孔老夫子談做學問，說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二呆則認為「志道，據德，依仁」都太沉重，承受不起，他只願「游於藝」。他說孔老夫子這個「游」字下得好，足証老夫子是懂藝術的。蓋藝術像水，畫家像魚。

而他，就是「魚」，在水裡愛怎麼游就怎麼游。這才是他的理想，他的「夢」。

因此，很多朋友都推許二呆是個文人；說他的畫，也是文人畫。文人畫只記錄、反映個人的心靈境界，無視國計民生；所以，也沒有痛苦和掙扎。民國七十四年初，他在應邀赴美展出前，應陳曉林的訪問，談起他的畫。他說他個人的畫，有下列六大特點（色），茲照錄如後：

(一)「我（趙二呆自稱，下同）的作品，有多年不間斷的練習與嘗試的功力存在。（作者的看法「下同」；並不特殊，大半畫家均是如此。）」

(二)「我的作品，佈局相當下功夫；表面上情致、景象，隨機湊泊，其實卻十分重視藝術的內在秩序。」

(三)「我的線條與其他畫家略有不同，能夠表現我的風格。」

(四)「我在色彩上有所營求；不但講求水墨的濃淡、遠近等傳統技法，而且表現了現代畫所重視的『質感』。」

(五)「我的作品，氣韻生動；反映了我胸中逸氣的流盪；經常在寧靜淡泊中迸現了藝術的激情。」

(六)「我的作品，極講求變化，幾乎沒有自我重複的情形。」

我是藝術外行，不敢說對與不對；列舉出來，只是供大家參考。

我沒有正式評過畫，因為自知外行、不懂。看二呆的畫展，事後只是偶爾寫篇「印象記」，不敢說是「評」。民國六十六年十

一月十日，我發表在新生報副刊上的一篇「二呆的畫」，就說二呆是天才，渾身上下全是藝術細胞，天生的畫家「材料」，就像唐朝的韓幹，無師自通。在那篇文章的末尾，我說：「二呆在藝術上的成就，也跟韓幹一樣，完全是天賦。他因為沒有拜過師，沒學過畫，所以才能不受傳統所囿。但因他是一位中國讀書人，一位書香世家子弟，因而又能跟中國傳統精神相契合。所以，他的畫好是在中國的，卻能突破傳統。好在是傳統的，卻又能不同於傳統。這是我與許多朋友喜歡他的畫的主要原因。」

率性而為孤寂以終

譬如有位朋友（何懷碩）說他的畫「禪味」很濃，應該是「禪畫」；但他否認。他說：「其實，我從事各項藝事，完全是隨自己的個性，自然而然，走自己的路；既不想得到什麼，也不刻意要怎樣做，或是要表達什麼。有人說我的作品有禪意，很玄；其實，我既不懂禪，也不解玄。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作品，我就是我。」

這是趙二呆最坦誠、最真實的答覆，也最足以代表他的人與個性。老實說，何懷碩那樣說他的畫「有禪味」，「很玄」，應該是禪畫，不但是貶詞，多少還含有揶揄的意思。可是，趙二呆並不領情；因而一口否認，全盤推翻。就像八十一年春天某日，他忽然打電話給我，要我介紹一位女友給他。

這時，一位我曾經教過的學生，恰巧與先生分手；我把二呆的情形說給她聽，她立刻同意先與二呆認識。而我為加強這位學生的信心，特別告訴她說：「趙二呆很怪，但他跟我最好。」這位學生有一天把我的這句話說給趙二呆聽，趙二呆說：「我跟誰都不好！」「學生再把二呆的話告訴我後，我只有苦笑。但，這就是他，不折不扣的趙二呆，也是

他晚年所以會變成「他鄉流落一老人」的主要原因。

最後，我想說的是二呆的過世，很出乎我的意外。最近這幾年，每次跟他見面，總覺得他的身體很好。他不胖，也沒聽他說過他有什麼老年病。而他的外表，第一沒有老態；第二步履矯健；第三言語犀利；第四頭腦清楚。所以，應該長壽。他雖抽煙，但不

喝酒；突然過世，是我想不到的事。只是前兩年與他見面，他好像說了句「活得很累人」這樣的話；當時，我也沒在意；孤寡一人，獨居一處，難免情緒不穩或低潮。他的面相清秀，五官端正，腦門很高，雖不一定主富、主貴，但說晚年會「流落他鄉」，若非個性使然，實在不可思議。

「個性就是命運」，其然其不然乎！

中外文
庫之二
十五

戴笠和他的同志

增訂再版平裝參佰伍拾元
喬家才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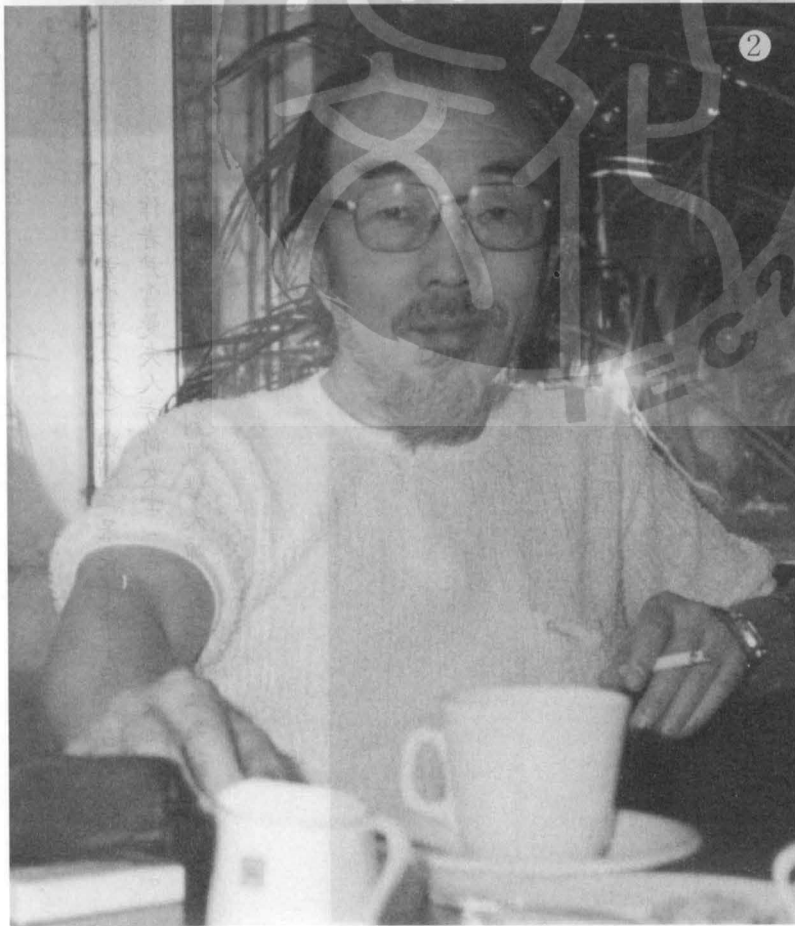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郝采蓮死裏逃生、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著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謨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何峨芳妙計安東莞。胡天秋高風亮節。鄭恩普落髮為僧、郝亞雄十不。張揚明平反冤獄。考城壯士戴日暄。吳玉良與軍中諜報。黃昭明與翁俊明。陳祖康撰黃埔校歌。黃天邁外交英才。總報告專家劉啟瑞。蘇州青年壯士顧偉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履洲鐵膽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為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鏗鏘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。史春森搶運食鹽。梁幹喬打倒史達林。越南華僑張霈芝。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。

全一冊平裝參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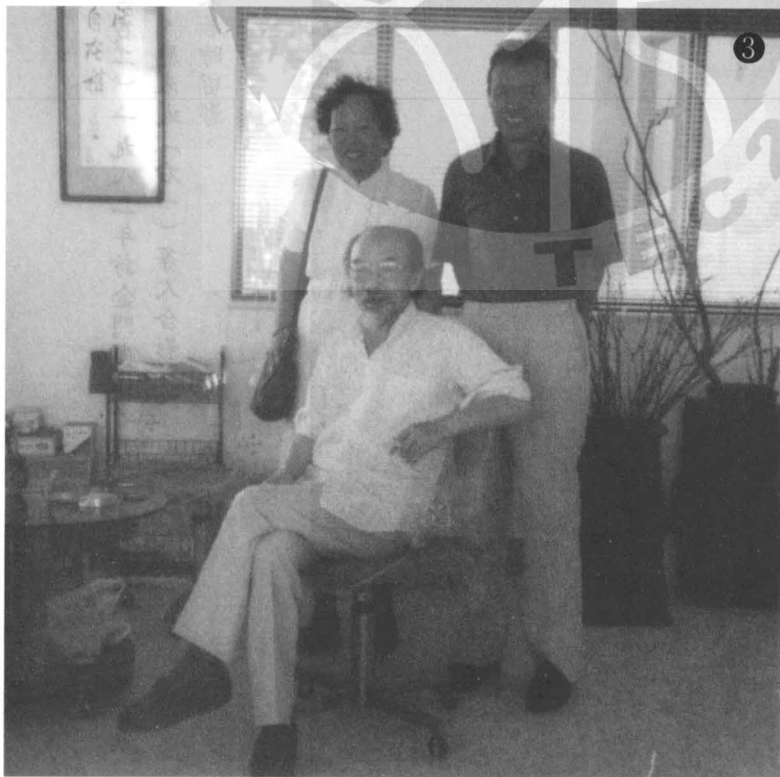


尹雪曼：「畫壇奇才趙二呆」插圖（文見65頁）
① 趙二呆（右）早年與家人合影，左二趙夫人顧振璜，左四為趙二呆的岳母。
② 趙二呆（左）早年與夫人合影。





① 趙二呆（右二）一九八二年訪金門與作者尹雪曼（左一）、楚崧秋（左六）、應未遲（右一）等人合影。
② 趙二呆家居時留影。



① 作者尹雪曼（左）與趙二呆長子趙子鏞（右）合影。
 ② 作者尹雪曼夫人方荷女士（右）與趙二呆（左）合影。
 ③ 趙二呆（坐）與劉鳳磐夫婦（立）在二呆藝術館內合影。